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八

後漢紀

孝獻皇帝中

建 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

然流涕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鞞肉皆消瘦今不復

騎髀裏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七年表

日軍敗慙憤發病夏五月薨紹有二子譚熙尚眾以譚長欲立之

譚素疾審配恐譚立為害遂矯紹命立尚譚不得立自將軍熱陽

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自將助譚與操連戰譚尚數敗

退而固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乃羣僚會議張昭等決周

瑜曰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蓋

銅雀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步如送

質一入便見制於人也遂不送質。八年二月曹操攻黎陽表譚表

尚戰敗追至鄴諸將欲乘勝攻之郭嘉曰表紹二子

權力相保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

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譚謂尚曰我

鎧甲不精鎧可亥幼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及其未濟出兵掩

之可令大潰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遂引兵攻尚毗詰

尚破譚譚引兵奔平原尚圍之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譚遣毗詰

操請救毗詰操羣下多以為劉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

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表氏

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

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

還鄴操引軍還。九年二月表尚後攻表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曹

操進操至鄴五月操擊鄴圍城引漳水以灌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

還救鄴操逆擊之眾大潰尚奔中山審配令城中堅守死戰八月東

門校尉審榮夜開門內操兵誅斬配慰勞紹妻食之。九

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之西與鄴也表譚復背之攻表尚於中山尚

走從表熙州。操與譚責責以負約引兵進討十二月譚走保

走從表熙州。操與譚責責以負約引兵進討十二月譚走保

表尚攻
譚曹操
攻鄴

劉表
劉琦
劉琮

荀或舉
杜畿為
河東太守

荀或舉
杜畿為
河東太守

養生

正俗

章化

兼威

統法

操使梁
習領井
州刺史

荀或舉
杜畿為
河東太守

南皮。十年正月，操攻南皮，兄之譚走。追車之表，熙為其將所攻，與

尚俱奔遼。西烏桓曹操謂荀或曰：「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

以鎮之。」或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

以畿為河東太守。畿治河東，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畿為陳義，理遣歸

諱思之。父老，諱丁計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家家

豐實。然後與學校，舉孝弟，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王河東十六

年，常為天下最。祖外功曰最也。祕書監侍中荀悅作中鑒五篇奏之。

待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

曰：為政之術，先弭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灑，放越軌，奢只制四

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

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

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只制四

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

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只制四

賞罰之精，也。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挫撻鞭撻，只制四

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

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

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

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

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彊立矣。是謂統

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

拱揖讓而海內平矣。十一年正月，曹操自將擊高幹，斬之。井州悉

平。幹表紹，為井州刺史。時荒亂之餘，操使梁習領井州刺史。時荒亂之餘，

胡狄雄張，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各為寇害。習到官，誘諭招

納，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

識。刺史未有如習者。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井州，高幹善遇之。訪

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

深戒也。幹不悅。統遂去之。幹死，荀或舉統為尚書郎。烏桓乘天下

亂，略自漢民十餘萬戶，遼西烏桓蹋頓尤彊。蹋頓徒臘切，健西為表紹

曹操斬
尚熙不
領兵

諸葛亮
自比管
樂

劉備枉
駕見亮

君臣相
得如魚
水

孔明卧
龍

崔琰毛
玠選舉
清正

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十二年曹操將
擊烏桓諸將皆曰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都嘉曰表坐談安耳自知
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軍次柳城尚熙與蹋頓將數萬騎逆軍操縱兵
擊之斬蹋頓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
乃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引兵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為功遂
斬其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
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執然也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
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穎川徐庶與崔州平謂
為信然劉備在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崇如鳥雛備問為誰曰諸
葛孔明龍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
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
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
姦臣竊命孤不量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
紀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
備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
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
據漢沔沔沔水出漢陽南入江或謂漢水為沔水利
章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
以授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
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
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嚴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好內修政治外
觀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
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
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
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
而稱之。○十三年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以曹操為丞相操
以崔琰為丞相西曹掾毛玠為丞相東曹掾河內司馬懿為文學掾
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

孫權
馬懿懼
而泣

孔融
才高曹
操所殺

劉琮
操備
忍文宗

曹操
兵追劉
備

曹肅
劉備
孫權

諸葛亮
求救於
孫權

者終莫得也拔敦實升華偽進冲遂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與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為切於此也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繫於上俗移於下操

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略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手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懿至如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太中大夫

孔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操發辭偏宕名不為正理多致乖忤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內其嫌之融又上書言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畿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澤之融與都虞

有隙都虞其名慮承操風旨構成其罪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表立子琮為嗣琮為嗣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操時劉備屯樊大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昔信自濟吾所不為倘將其眾去

過襄陽荆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船名勿船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天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

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偏事危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曹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

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甫遠切說文按曰坂備棄妻妾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眾萬餘人子

江夏與俱到夏口曹操進軍江陵初曹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請往說劉備使撫表眾共治曹操會備南走肅迎之於當陽長坂問備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敬賢禮

士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鄂五各切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曰事

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曹肅俱詣孫權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切州也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

孫司馬
馬懿懼
而沈職

孔融
才為曹
陳涉殺

劉琮
操備
忍文宗

周瑜
曹操
亦壁

者終莫得也。拔敦實，斥華偽，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龍之臣，與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厚姑

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略，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乎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痺不之切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太中大夫

孔融恃其才，望數載，每曹操發辭偏宕，大辰切，偏邪，跌宕不切，正理多致乖忤。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內其嫌之。融又上書言：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畿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都慮

有隙，都慮其名慮承操風旨，構成其罪。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表卒，子琮為嗣。琮遣使至新野，琮遂舉州降操。時劉備屯樊，大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備將其衆去

過襄陽，荆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船名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

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衡，抗也。又今成，塞馬無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數萬

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發漢自立久矣，徒思一表，言曰：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執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

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撫瑜背曰：公瑾，瑜字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五萬兵難交，已選三萬人，御與子敬，魯肅字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為卿後援。遂以周瑜

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督，軍校尉，助畫方略。畫曰：劉備在樊口，日中追邏，邏，即也。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乃乘單舸往見。備問：君言當擊，此天

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二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載燥荻枯柴，鬪，戶黠切。板

劉備孫
權同取
荆州

張松勸
劉璋結
劉備

權以備
領荆州

孫遣
說周
權

取士
之言

以禦失狀如半燥先到灌油其中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或作颶操

急蓋十艦最者前中江軍帆餘船以次俱進所以風切舟上操

軍吏士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

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其衆瑜等率輕

銳繼其後銳利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谷道步走劉備周

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瘦疾操乃留

曹仁徐晃守江陵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

甘寧先取夷陵守之曹仁遣兵圍甘寧寧求救於周瑜曰蒙謂周瑜

程普曰留凌公績守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瑜從之大破仁兵於

夷陵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

劉備表劉琦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

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漢末見天聞曹操克荆州遣別駕張

松致敬於操時操已定荆州走劉備不復存錄主簿楊脩白操辟松

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十四年十

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瑜屯據江陵會劉琦

卷四十二

六

卒權以備領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

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

遣將幹往說周瑜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

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

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

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

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上

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格物而切知至所失或多

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

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汗厚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

壺殮下尸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

今崇一概難堪之行檢古代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醜

操善之○十五年曹操作銅爵臺於鄴操下令曰孤始於譙東

曰操下
其志

周備言
劉備言

魯肅勸
權以荆
州借備

權謂呂
蒙不可
不學

龐士元
非百里
才

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與舉義兵後領兖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梟工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疆成恐安相忖度上倉本勿思也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用萬之要也萬古核切音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實不可也何者誠恐以離兵為人所禍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取實禍也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閑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周瑜詣京見權之與奮威權從弟俱進取蜀劉璋而并張魯魯據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超馬騰之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上好也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道病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上若飲醇醪醇濁酒不覺自醉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初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刮古利切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耒陽對切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十六年操遣鍾繇討張魯張魯以鬼道惑民父據漢中高

張松勸
劉璋結

法正勸
備取益

備取益

果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操留子不守對自將擊超
破之遂超奔涼州操留其侯淵屯長安遂還對韓遂後為金城諸將
所殺馬超降劉備為車騎將軍卒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
用邑邑不得志邑乙及切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
璋不足以為勸璋結劉備以討張璋璋曰璋不聽法正至荆州陰說劉
然之遣正將四十人迎備王簿黃權諫璋不聽法正至荆州陰說劉
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曰今指與
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誦誦欠切
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
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
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以趙雲領營
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拒心歎曰此所
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音浮璋往會之增備兵厚加
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音家璋未即討魯厚樹恩德
以收衆心

獻帝建安十三年八月蒯越等說劉璋降范書曰陳志表傳皆
云韓嵩亦說璋降按嵩時被囚必不預謀十二月孫權圍合肥魏
志武紀十二月權為被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意救合
肥權聞意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備
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紀云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
不同吳志為是十六年十二月法正說劉備取益州韋曜吳書曰
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德接納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關
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按劉璋劉
備傳松未嘗先見備吳書誤也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孝獻皇帝下

荀勗勸
受九錫

建安十七年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
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勲德樂保名節
然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
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
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去聲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
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上人朱切濡須水出九江潯陽縣彧以疾留壽
春飲藥而卒彧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弟令
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
豈非以其輔佐齊相大濟生民乎齊相之行若狗彘直例切管仲
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相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

荀彧
仲之先

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
齊相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
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帝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
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疆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
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
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
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
穴牆發墮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
九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
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
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
豈人情乎

操歎孫
權軍容
聲肅

十八年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
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
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賊與操說春水方生公且速

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魏公議復肉刑

嚴顏不飛

劉備圍成都劉璋出降

董和為蜀中備

荆楚之士雲

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徵軍還去徵

也通夏操至鄴五月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又加九錫七月魏

始建社稷宗廟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毛玠

崔琰以冉等為尚書王粲衛觐等上音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脩為

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群為御史中丞袁渙得賞

賜皆散之家無所儲積陳如切之則取之於人不為儆察之行然時人

皆服其清魏公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

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

而增加於答魏之反以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

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

毀其軀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赫竦盜者刑其

足則魚則求无淫放穿箭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

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誅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

遠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莫曉切今

以答死之濫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軀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

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十九年諸葛亮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

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无

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无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

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

劉備進圍成都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

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无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遂開

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璋後卒備領益

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法

正為蜀郡太守黃忠為討虜將軍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汝南許靖

為左將軍李嚴為犍為太守費觀為巴郡太守劉巴為西曹掾彭羸

為益州治中從事亮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為民夷所愛信蜀中

推為循吏故備卒而用之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

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諸葛亮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

遂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

喜

法正勸
劉璋許靖

劉巴請
鑿錢平
物賈

法正縱
橫亦不
法

亮言
恩非
乃為治
之要

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
令軍中曰有善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
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
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擯弃也璋必死
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去之士無不競
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
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灋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
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官加敬重以慰
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
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
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
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
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
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
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

備從之灋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殮之德殮殮也睚眦之怨睚眦

解切職仕懈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灋正太

切願目兒縱橫上子用切下胡孟切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

公安也北畏曹操之疆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

上賊即切臂節也下羊益灋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

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

多怨歎者灋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灋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

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各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

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音

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

世之恩文灋羈縻上居且切下牽制切羈馬絡頭也互相承奉德政

不愆威刑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

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灋

灋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因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

於斯而著矣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

將與社
慶之等

曹操
伏后

劉備被
許敘白
取蜀

可馬懿
劉曄勤
操取蜀
不從

或衆事不治時又沈醉沈醉沈沈非是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
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
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魏尚
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自從魏公操攻討嘗謀謨惟懼時人及
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攸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
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帝自都許
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常為帝陳言
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
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董承女為貴人操
誅承求貴人殺之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令密圖之事泄操
大怒勒兵入宮收后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魏
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備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
漢朝今得罪於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
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

一三

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已得益州權
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
吏關羽不殺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
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
拒羽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
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
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七月魏公操拔陽平張魯犇南山入
巴中後魯降拜鎮南將軍操入南鄭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
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
進兵臨之勢必瓦解音蠶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
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逢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
其勢自頊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
為相關飛張羽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
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
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

孫權以合肥之賊為戒

魏曹操為魏王

魏立不為天子

法正說劉備取漢中

劉備部伍得精壯數方

漢中益州因漢

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遼被甲持戟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走登高冢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復還突圍殺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張遼將步騎奄至呂蒙等力戰并敵凌統扶權出圍權乘駿馬上津橋橋丈餘無板谷利在馬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願以此為終身之誡權曰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二十一年二月魏公操還鄴 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 二十二年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蹕言止行也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魏以五官中郎將不為太子初魏王操生四子不彰植能植性機警多竒能才藻敏瞻操愛之丁儀揚脩數稱植之才勸操立以為嗣它日操問賈詡詡嘿然不對魏王曰卿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遂定為太子

法正說

法正說

子植寵日衆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 曹肅卒孫權以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 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山寇舊惡依阻深地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會丹陽賊帥費綫作亂權命遜討綫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還屯蕪湖 二十二年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氏等反先是魏王漢召代郡太守裴潛為丞相理曹掾操美潛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加寬惠過寬必弛又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後數十日反問至操以其子彰行驍騎將軍討之戒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之咽喉上因連下胡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

曹操言
將當以
勇為下

操出斜
谷備死
天龍為

趙雲不
戰能下

劉備有
漢中每
三

杜襲諫
操攻許

襄華夏
戰威

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初捷為太守李嚴碎

洪為功曹嚴未去捷為而洪已為蜀郡洪率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

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上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

之器用也七月魏王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二十四年初夏

涿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

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

拒淵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上莫踐曰應陽人謂漢水為沔水南入

右陽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

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譟呼也淵軍大敗斬淵三

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漢中在漢水南與陽平相近劉備

曰曹公雖來死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

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

操搦兵大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

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

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下也墮漢

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

也操引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還治成

都以關羽為前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遣費詩即授羽印綬羽聞黃忠

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昔蕭

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

曹以此為怨今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

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羽大感悟遂即受拜魏

王操以杜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關中營帥許攸擁部曲不歸附而

有慢言操大怒欲先伐之襲入諫曰今豺狼當道而狐狸是先人將

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

機万石之鍾不以筵撞起音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

撫攸攸即歸服關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

八月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船攻

之禁等窮迫遂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

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將濟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

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與集同。兩排。關羽斬和也。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井之心。井。界也。切。亦兼也。且居國上流。其執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

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為其子求昏。於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

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撤。教列。切。撤也。大軍受之。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檄。胡狄切。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蒙至。燕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

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陵。音凌。轢。郎擊。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蒙曰。羽素勇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

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他刀。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

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遂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遂發兵。襲羽。令呂蒙為大都督。命征虜將軍孫皎為後繼。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鱗艦中。鱗。古候切。鱗。力木。切。鱗。或作鱗。鱗。木。切。鱗。或作鱗。鱗。木。切。

鄒使白衣搖櫓。鄒。古切。進船也。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賈。音古。行。賈。賈。音古。行。賈。賈。音古。行。賈。賈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傳士仁。素皆嫌羽。輕已。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

民家一笠。以覆官鎧。笠。力入切。說文。笠。无柄也。覆。敷救切。蓋也。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數使人與呂蒙相關。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

平時。故羽使士無鬪心。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羽自知孤

以周喻
比方鄧
禹

操自比
周王

論教化
風俗

窮乃西保麥城因遁走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荆州

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權後與陸遜論周

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子孟德開拓荆州邈焉寡儔

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

孟德因獲劉琮之執宗城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昔請諸

將咨問所且無適先對至張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

敬即駁言不可勸此用切維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

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

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

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孝問開益壽略奇至可以

以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

去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

亦怒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廢負路无

拾遺其德亦美矣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票騎將軍假節

領荆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

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踞

魏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

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

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

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

方日不暇給佛方未切也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孝

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適以

繼臨雍詳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

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

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上即升切搢紳

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

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嬖倖用事而得愛二孽孽賞無章賄賂公行賄賂

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

以周喻
比方鄧禹

窮乃西保麥城因遁走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
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權後與陸遜論同
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逸焉其情
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
孟德因獲劉琮之執宗彥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昔請諸
將咨問所且無適先對至張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
敬即駁言不可勸駁比用切難也言不同也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
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
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
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季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
以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
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
亦怒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玩廢負路玩
拾遺其瀆亦美矣 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票額妙功勳疾兒通作票假節
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

考異曰獻帝建安二十年劉備聞操將攻漢中備傳云曹公定漢中
孫權傳云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即聞之而八月權已
攻合肥蓋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即引兵還耳 二十一年正月操
車居巢孫權傳曹公次居巢攻濡須並在去冬今從魏武紀

呂本者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魏紀

三國通鑑以魏為主其吳蜀二國之君即位改元已在舉要曆此不再具

世祖文皇帝

在位七年

壽四十

諱不姓曹氏沛國譙人... 封費亭侯祖嵩官至太尉父操漢末為東郡太守董卓之亂操與袁紹諸豪傑起兵討卓卓脅漢帝遷都長安卓為呂布所殺關中大亂操迎漢帝都許漢帝拜為司空行車騎將軍百官總己以聽後進爵為魏王立丕為太子王薨太子即王位尋授漢禪改元黃初國號魏追封操武皇帝廟號太祖

王知人善察

黃初元年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後古勢字動勞官不吝千金無功望施

即儉不

也戶習也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无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苦又劉羣羣所部切也或作幾平海內羣目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繫亦切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且以王后

太子即

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上夫聲姓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璽之物也領冀州牧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元延康以太中大夫曹芳為大尉翻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事王朗為御史大夫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鄢陵侯彰

侯

監國諸者灌均灌均劫脅使者王貶植為安鄉侯誅右刺姦掾丁儀及弟黃門侍郎

李儉魚姓也早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分扶問切執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時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與乃令揚脩以倚注過害丁儀以

言官失其任

陳羣五九品官之法

大饗天子

魏王居喪設奠

賈逵真刺史

受漢禪即帝位

遺封太后

希意族滅哀夫。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官人為官者不得

過諸署令為金策藏之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王左右舊人諷主者

便欲就用不調餘人謝靈運曰司馬孚曰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

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徐勣曰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

他選謝靈運曰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

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

物別筆則切第其高下。六月王引兵南巡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

父老子邑東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孫盛曰三年之喪

自天子達于庶人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敝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

之間袁子問曰或作儀杜預曰表在曾釋寐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

于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

代矣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

之始而墮王化之基禮記曰及至受禪時戰切下同顯納二女

是以知王齡之不遐下出之期促也。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

刺史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

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人有愷

悌之德也禮記曰今長吏慢法深嚴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

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外脩軍旅內

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王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

豫州為法賜逵爵關內侯。左中郎將李伏大史丞許芝表言魏當

代漢見於圖緯續之書其事眾其君聖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

王不許十月漢帝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詔冊禪位于魏

王為壇受璽綬即皇帝位改元大赦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音改秦避始也

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為列侯追尊武王曰武皇帝

廟號太祖以漢朱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

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

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

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

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之

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求為後式案典籍之文无婦

蘇創漢
帝求珠

辛毗引
得諫徒
士卒

又諫射
進

漢中主
即皇帝

人分士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

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仍著定制帝謂侍中蘇則曰前

破酒泉張掖是歲酒泉太守蘇則討平之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

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幕

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天旱蝗民飢羣司以為不可

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

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

誠以為非也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

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

也故臣不敢不力爭帝乃從其半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

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其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二年以

議郎孔安為宗聖侯奉孔子祀初復五銖錢

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益曰孝愍皇帝君平競言付瑞勸漢中

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

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

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

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王不

悅左遷詩為部永昌從事夏四月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

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臣光曰天生丞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

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

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

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疆大

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

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李平始

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

興矣及漢室顛覆二國鼎峙言晉氏失取五胡雲

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又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上

各

各

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邪音耶西突厥之

朱邪氏忠者始見於中國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

全忠其後也見五代史論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

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

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

華夷仁暴大小疆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

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

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授拓跋各切跋蒲撥切亦作拔勇

跋地師長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

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最爾之國最

糾勉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

有能通其議確然使人不敢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正欲叙國家之

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

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證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

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

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

臣也故金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

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甄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

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

先後職事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

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六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

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

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

紀其世數各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

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吳孫權自公安徙都鄂鄂各切吳江夏郡也更名鄂曰武昌太

祖之入鄂也帝為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甄氏上則鄰美而悅之太

祖為之聘焉生子叡俞切叡及即皇帝位郭貴嬪有寵嬪嬪此實功婦

甄夫人留鄂不得見胡旬切下朝上失意有怨言郭貴嬪譖之此

禁也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賜夫人死後遂立郭貴戊辰晦日

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譴譴戰切而歸過

公勿勅三

認以異

有寵

歷代相

有寵

魏雲陳
孫權

張飛不
恤軍人

陳壽評
短取敗

孫權遣
使稱臣

帝登陸
屋以辱
于禁

論文帝
不君

股肱豈萬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所景

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復不應置魏魏先與吳

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車

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受

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

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闕中會州臨發其喉下將張達

范強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意飛死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

和於漢漢主不聽遣將軍吳班馮異攻破權將李嚴等於巫進軍

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督將軍朱然潘璋孫桓等五萬人

拒之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孫權遣使稱臣

劉曄備曰權无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

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承其累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

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

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

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

出旬月矣吳云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故不能久存況蜀得

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

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于禁頃髮皓白形容憔悴上慈濟

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室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

狀禁見慙志禁憤也發病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眾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

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室以尺寸之斯為不君矣

帝拜孫
權為吳

揚虛不
肯後為
魏曰

吳王
明仁智
雄略之
主

吳王
知

不
限年

黃權請
為先驅

用侯有
至先頭

遣太常邗自奉策即...加九錫劉曄曰不可王位去天子一階斗其礼秩服御相乱也彼首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為降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傳翼也傳翼推既受王位外盡礼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以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敢失臣礼而然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解榜吳民信其言而感怒戰加十倍矣不聽 初帝欲以揚彪為大尉彪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乃止 以穀貴罷五銖錢

邢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遣中大夫趙咨入謝帝問曰天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音下直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季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船總名帶甲百萬任賢

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猶能也帝曰吳可征不上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難如字言吳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三年正月詔曰今之計孝古之貢士也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主自

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必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且為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南郡之邑都郡那虎亭上都交切在夷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執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罷罷滿紫切徐制其敝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發憤恨 四月立

鄆城侯植為鄆城王是時諸侯王皆寄地於吳而無其是王國又有老

曹叅
欲防輔
辨其美

陸遜知
吳班有
議

陸遜大
數劉備

陸遜嘉
相如冠

亮奇法
正智術

其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
 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而併時於匹夫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法
 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表謹慎好孝未嘗有失文孝防
 輔相占言曰受詔察王幸措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
 陳表美表聞之大驚懼責諫文孝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
 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
 是非所以為益也 五月漢入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
 屯以馮習為大都督張南為前部吳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
 主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
 且觀之譎古八切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
 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上舉也必有巧故也閏月遜將進攻漢
 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
 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无利矣遜曰備是猾虜重軍事多更工傷切
 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
 復生犄角此冠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
 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斬張南馮習等
 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
 繞遂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船艦死者萬數漢主夜遁僅得
 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尽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六
 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
 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
 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上舉也
 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
 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
 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將
 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
 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荊
 州牧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漢漢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
 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

帝謂劉備不知

詔婦人不得與政

帝必侍子不至逐伐吳

吳王上書求自改焉

吳使復通

曹仁攻濡須為朱相所敗

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初帝聞漢兵樹柵樹華切編連營七百餘

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隄險阻

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

到主既敗走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八月率其眾來降漢有

司請收權妻子漢王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九月詔

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

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橫戶孟切以此詔傳之後世

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下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

節儉不當望賞念自佚也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上胡老切詣帝

自陳誠款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帝悅周言故立為

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吳王為之流

涕霑襟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帝怒遂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

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曹休張遼臧

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上音濡水名在九江曹真夏侯尚張郃音徐

晃圍南郡吳呂範督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繁救南郡朱相以

濡須督拒曹仁吳王甲辭上書求自改屬若罪在難除當奉還土

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

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吳王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

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十一月至宛吳王使使聘于漢漢遣使報之

吳漢復通

四年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時朱相所部兵在者

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相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

在衆寡曹仁既非智勇又千里涉人馬罷困相與諸君共據高城

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

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相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二遣其

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夔音夔別襲中洲魏帶入切音夔

中洲者相部曲妻子所在也相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

退相遂斬常雕生虜王夔死者千餘人初呂蒙卒吳王以昭武將軍

朱然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

五千人繼嗣真等起土山臨城弓矢兩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无恐

意方厲吏士伺間隙同相吏切彼也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

古限切間測之隙

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

意方厲吏士伺間隙

古限切間測之隙

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

意方厲吏士伺間隙

賈詡論
兵權德
此先後

先主指
付孔明

劉禪即
位政事
咸決於
亮

楊顯諱
亮親校
簿書

高柔言
宜數者
訪三公

月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至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壯兒吾欲
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
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

吳蜀雖最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
實陸遜見兵執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然用兵之道先
勝後戰量敵論將故李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推對雖以三威臨
之未見萬全之效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

帝不納軍竟無功 **亮**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
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
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

繼之以死漢主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
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
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

事之如父四月漢主沮於永安謚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 **亮**
初在留李嚴鎮永安五月 **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改元建興封丞相

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顯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
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

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拱飲食而已忽
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財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
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 是故古人稱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
而憂牛喘 息也 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
分之躰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 **謝之**

及顯卒亮垂泣三日 以廷尉鍾繇為太尉 **高柔代為廷尉**是
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 **繇** 柔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
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群有進納誠非朝廷

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
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 **高柔**
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起天聽

也

僕遣鄧芝脩好於吳

立太子

帝數怒

聖人志

過聖

馬謖言

光益大化帝嘉納焉。漢遣尚書鄧芝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

絕不時見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

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王幼弱國小勢偏力弱也為魏

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

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壘魏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

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

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一亦順

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

和。五年初平以來李道廢隊西月初立太子置博士依漢制設五

經課試之法。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大興軍伐吳留尚書僕射司馬

懿鎮許昌為水軍親御龍舟至廣陵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

有武騎千軍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

幾平声乃旋師。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顧雍以為當今無輩諸

葛亮亦重之温薦引同郡暨豔暨其美切姓也為選部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

百僚彈射干切射也射食亦切命也射也射覈奏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

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負鄙志節汗卑者皆以為軍吏甚營府以處

之上昌呂切多揚人間昧之失以顯其謫同郡陸遜遂乘瑁及侍御史

朱據皆諫正之瑁與豔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

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瑁何亦切說

過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賴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也孝然恐未易

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近則郭泰之容有益於大道也據謂

豔曰天下未定幸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則黜懼有後豔皆不

聽於是怨憤盈路爭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內公理

今彪皆坐自殺温亦坐斥還本郡。六年蜀諸葛亮率眾蜀

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夫用

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

亮納其言。帝以舟師復征吳五月至譙。吳以顧雍為丞相雍為

人寡言季動時當去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

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

雍州志

諸葛亮
七縱七禽

帝有渡
志

帝立廢
為太子

劉暉謂
明帝秦
皇漢武
之儔

陳羣言
是非相
蔽之患

吳王攻
魏不克

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及為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
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
上不用終不言也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
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
多陳使宜有所掩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
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懼威損
不宜聽也王從之 七月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

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覲於營陳若祗如此即定易勝耳亮分縱使更戰
亮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祗如此即定易勝耳亮分縱使更戰
用切下上更鑿同 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一 天威也南
人不復反矣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潯
入淮 尚書將濟表言水道難通
帝不從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
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洶

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卓犖
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
有哉 太子即皇帝位初明帝在東宮不交相
書籍即位之後羣下相聞風采若數日獨見侍中劉暉言
側聽暉既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政陳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
讎黨有讎黨則毀言無端毀言無端則真偽失實此皆不可不深察
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 吳王聞魏有大喪八月自將攻江夏

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
莫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執倍終不敢久也先是朝廷遣

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
人乘山卒火吳王退走 十二月以鍾繇為大傅曹休為大司馬都
督揚州如故曹真為大將軍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羣為司
司馬懿為票騎大將軍

考異曰世祖文帝黃初元年十月辛未升壇受禪陳志云丙午有至

曲豸漢帝禪位庚午升壇即陳表紀亦云庚午魏王即位按

乙卯始發禪冊二十九日登壇受命又文帝受禪碑至今

辛未受禪陳志表紀誤也范書云魏遣使來西

數輩后乃呼使者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

能仰視按此乃前漢元后事且璽級無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真治通鑑卷之四十四

以下四十五卷至五十三卷原缺

此說妄也

